

婦女新知

Awakening

婦女為什麼是弱勢？
婦女福利在那裡？
找尋失落的主體



107
1991年4月1日出版
107

P.L.



封面圖說 /
以經濟發展為主的國家建設計劃，
幾乎不重視婦女福利。

目錄

| | | | |
|------|-------------|-------------|----|
| 活動報導 | 三八・婦女權益・嘉年華 | 本刊綜合報導 | 2 |
| 社論 | 破解區隔女人的神話 | 王蘋 | 4 |
| 讀者投書 | 六個女傭的一封信 | 六個女傭 | 5 |
| 本月專題 | 婦女為什麼是弱勢？ | 林玉鳳 | 6 |
| | 刪刪減減等於婦女福利？ | 專題組採訪／盧怡慧整理 | 10 |
| | 婦女福利只有一句話？ | 曾惠敏採訪整理 | 11 |
| | 找尋失落的主體 | 孫瑞穗 | 13 |
| | 婦女福利在那裡？ | 專題組 | 15 |
| | 「妳」的就是「我」的？ | 寶娥兔 | 16 |
| | 單身女子的愛怨情結 | 陳怡玲 | 17 |
| | 讓她們站起來 | 怨女 | 18 |
| | 雙薪家庭的甜蜜負擔？ | 竹玲 | 19 |

一介女流

記陳姑媽二三事——懷念詩人陳秀喜

王瑞香

21

婦女組織

台灣女人組織的方向

王蘋主講 / 范淑貞·劉慧君整理

23

工作權益

我失去了孩子與工作

范淑媛

28

婦女新聞

陳孟玟

29

讀者迴響

我看白雪公主台灣篇

陳耿

33

婦女新知一〇七期 Awakening

一九八二年二月創刊

一九九一年四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 / 李元貞

企畫 / 鄭至慧

主編 / 曾惠敏

美術編輯 / 原禾媒體藝術公司

法律顧問 / 尤美女·沈美真·潘正芳

發行所 / 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社址 / 台北市博愛路一巷一號二樓

電話 / 三三二九三六三·三三八九七三〇

傳真 / 三三〇一〇三三

郵政劃撥 / 第一七三三三三三三

婦女新知基金會帳戶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

同版臺誌字第二〇一號

中華郵政北臺字第〇四五八號

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承印者 / 鶴立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 / 三九二六八四九

零售 / 每本新台幣五〇元

國內訂閱：

一般訂戶 / 一年五〇〇元

贊助訂戶 / 一年一〇〇〇元以上

國內掛號 / 每年另加郵資七三元

國外訂閱(航空)：

(請歐美地區訂戶將支票寄歐美地區總代理)：

MRS. CHIN SHA WANG WU (王錦霞)

133 PROVIDENCE RD.

LAWRENCE, KS. 66044

U.S.A.

TEL. 913-842-0016

一般訂戶 /

香港澳門地區 / 一年美金三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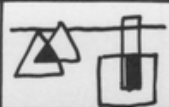
亞太及太平洋地區 / 一年美金三十五元

歐美非地區 / 一年美金五十元

贊助訂戶 / 一年美金八十元

國外掛號 / 每年另加郵資美金八元

本刊文字皆有版權，非經同意請勿轉載。



一群女人在「原來」興奮地交換服飾品後合影（成令方提供）

三八· 婦女權益· 嘉年華

本刊綜合報導

在三八婦女節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裡，本會和幾個婦女團體共同舉辦了「婦女嘉年華」，有知性的書展、座談、演講；有詼諧的戲劇演出；當然也少不了休閒娛樂與狂歡。婦女的聲音幾乎占據了整個大台北。

本會在這次活動中推出了一道可口的菜單——「女性主義讀、看、聽」，陳列女性主義相關書刊——分國外篇、大陸篇與本土篇；另外，特別為逝世不久的陳秀喜女士整理一批她曾出版的「樹的哀樂」、「覆葉」、「玉蘭花」、「灶」等詩集。兩天的書展中也放映新知的資料影帶，計有女書、台灣婦運、女性藝術家的紀錄片（O Kate, Linda 和 New Song 兩片），「女人說夢」，及大陸的兩部極富女性意識的片子「人到中年」、「舞台姐妹」。

慕名而來看書的年齡層以二十餘歲的年輕人居多，其中男女各半，顯示出婦女專業型書店極有發展的潛力。位於遼寧街比鄰而居各具風格的姑姑筵、阿合茶館、夏門生活三家店，此次不約而同加入了婦女嘉年華，女性朋友私下戲稱這條街為女人街。姑姑筵溫暖而明亮，三八當天下午，一群愛好、關心台灣音樂與女性創作的朋友相聚一堂，以「國內外女性音樂創作者的心路歷程」為題，彼此交

換對音樂創作、欣賞的經驗與感想。在這場盛筵中，首先由台大女研社劉慧君播放歐美女性創作者的作品。接著大夥兒在由舊式縫紉機改裝、鋪著紅色碎花布的桌前長談。

剛出版第一張專輯的音樂工作者王笛以她個人的經驗談到國內流行音樂界的環境對女歌者的要求、期待仍著重在性感、美麗等浮面印象，創作內容反而不被看重；男歌者趙一豪則強調創作者，不論性別，都應誠實面對自己的經驗、感受。

在場較關心婦運的姐妹則期待女性的音樂創作者，能唱出女性真實的經驗與心聲，改變目前流行音樂界只側重描寫男女之情，對女性自身角色缺乏反省的情形。

在座的一位姐妹以林強的專輯為例，她說，林強的音樂雖然代表新一代年輕台灣人民的心聲，然而他訴說的經驗是男性的，與女性的經驗相去甚遠，女性聽眾常受情歌洗腦，缺乏多元的認同對象，也無法對女性經驗有更積極的反省。例如，林強「給妳的信」這首歌唱的是女友兵變時男人的心酸，然而，女人的心聲又有誰代言？原來生活小品的「彼此割愛——服飾品交換」是女性朋友另一個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當各大百貨公司以三折招攬女顧客，而價格仍然高昂



何春蕙和卡維波夫婦
在「漢堡飽王」演講
(成令方提供)



的時候，在這裡只需要花五十元、一百元就可把質料尚好的衣服帶回家。至角度的白雪公主新劇在台北尊嚴再度出場，為婦女嘉年華帶來最高潮，吸引了上百的學生與觀眾。在笑得東倒西歪之後，相信也刺激大家對父權體制有所省思。

除了婦女團體所辦的「婦女嘉年華」，社會運動團體也未在這個女工以血汗奮鬥所建立的日子中缺席。勞工運動支援會於三月八日當天在立法院舉辦了「台灣女性勞工的困境」座談會，從飛利浦女工流產案談及女性勞工的諸多問題。當事人范淑媛在會場上感慨地陳述她流產的經過。對於資方拒絕她於懷孕後請調較輕易的工作，又違法迫使她參加輪班，竟在同一天由夜班接中班，工作長達十五小時，以致於懷孕六個月胎兒早產而死的迫害，在場的勞工、人權、婦女界人士無不義憤填膺，並將繼續以結盟方式聲援遭受多重壓迫的女工。

另外，由勞動人權協會及勞動評論社所合辦的「婦女能頂半邊天——比較海峽兩岸婦女權益問題」座談會，討論也十分熱烈。會中觀賞了實地拍攝的幻燈片，得以窺知大陸婦聯會推展婦女工作的狀況；三位演講者則分別比較了兩岸婦女的就業及參政平等問題，兩岸客家農村婦女的生活及兩岸

婦女的心態，並強調婦女解放是建立在社會改革的基礎上。大體而言，大陸那邊在制度及形式上，男女是比較平等的，然而也有聽眾指出不可忽略改變實質的社會關係與權力關係。三八婦女節在琳琅滿目的活動中結束。可以看出來對女性權益的重視與保障已成為普遍性的社會議題。我們於慶祝與紀念這個偉大的日子的同時，不要忘記仍有許多不平等待遇有待突破，同志們仍須努力。



在姑姑筵的音樂盛筵
(鄭美里提供)



區隔女人的神話

王蘋

引進外籍女傭，以解決職業婦女的問題——這樣的說法是將家務視為婦女的責任，並且將女人區隔為女主人和女傭兩個階級，繼續鞏固女人的家庭負擔。

在「婦女新知」戮力於婦女解放，宣揚女性主義思想的同時，台灣社會在經濟力的提升下，婦女的社會地位似乎也有相當程度的改善。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最近社會上一些與婦女相關的議題：諸如引進外籍女傭；罰娼不罰嫖；以及將婦女節與兒童節合併放假等等，在反映出婦女地位並未上升的事實。因此，做為婦女運動者，我們必須認真思考，並揭露這些社會議題背後的社會機制。

在某些婦女團體為外籍女傭陳情的事件中，勞委會對外宣稱：此事件使得他們體認到托兒對婦女而言確實是個嚴重的問題，因此他們會儘量促成外籍女傭合法化，以配合職業婦女的需求。勞委會的說法表面上好像是為了婦女著想，但當我們深一層思考後，便會發現這完全是男性資本家及其代言人，進一步霸佔並剝削女人的家庭勞動力的糖衣毒藥；是資本主義父權社會在愈來愈多女人走出家庭的趨勢下，得以繼續不必擔心家庭勞動力來源的最便利手段。他們的邏輯是將托兒視為婦女的問題，因此婦女得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由於僱用外籍女傭省錢又方便，因此正是解決托兒問題的最好方法。這樣的說法不但完全規避了國家和社會的責任，並且將女人區隔為女主人和女傭二個階級，繼續鞏固了婦女的家庭負擔。

倡導中產階級婦女以僱用外籍女傭，來完成家庭和事業兩全美景的謊言，使得被區隔的中產階級女人依賴著宰制者創造的神話來維持自己的優越感，

幻想藉著女傭來達成自己的解放。這種區隔女人的神話，在歷史中一直不斷地被重覆製造：我們看到高貴的女主人與粗俗的女傭的差別；也看到聖潔的賢妻良母和低賤的妓女的差別；更看到這些差別都是自然的，是天生的，是命中註定的。

倡導外籍女傭合法化和提倡公娼制度一樣，都是確立女人區隔的合法性。這個合法性保障了女主人的獨立自主，也支持了賢妻良母的純潔賢淑；然而這種中產階級的獨立人格卻是建立在剝削邊緣人口的勞動力與尊嚴上。就像鄉下的老年人得帶小孩，原住民不得不充當社會底層勞動力一樣。婦女若相信可藉用外籍女傭來達到女人的獨立解放，不過是相信了女人區隔的神話，正像歷史上千萬個相信「媳婦可以熬成婆」的女人一般，終其一生不斷地刻苦耐勞，自我剝削，以求有朝一日上升為婆婆。因此特別值得我們深思的是，一旦這種女人區隔的合法性確立之後，將使得只要不是中產階級女人，便立刻失去了可以解放、可以獨立自主的所有可能。對全體女人而言，女人只將會是某一種女人，也就是說只有中產階級女人才能成為現代的、解放的女人；下階層婦女、原住民婦女、妓女、外籍女傭都不成爲女人了。

中產階級女人若相信可以利用女傭來達成自身的解放，這是因為她們在階級位置上的既得利益矇蔽了她們的女人認同，她們誤以爲她們是以女人的身份獲得利益，於是她們相信並維護宰制女人的父權



尊敬的范秘書長：
 祝您新年萬事如意。
 我們幾個是現職於女傭的婦女，對於今次政府要開放外籍女傭來台工作之事，甚感到不安與憂心忡忡。因為凡是甘心從事於女傭工作的婦女，大部份年事較高，在社會上已失去就業的機會；有些人甚至沒有什麼依靠，全以此職業維生；有些是離寡的婦女，還得以此收入來養活兒女；有部份工讀生也是以此收入來完成自己的學業。全國從事此職業的婦女達數萬人次。我們每天勤勤懇懇，低聲下氣的工作了十幾個鐘頭，一個月也僅有二天的休息日。為著生活與生存，我們

毫無選擇地做這最下等的工作，我們是用自己的自由、人權、時間值與勞力來換取代價。
 如今政府要開放外籍女傭來台工作，我們無能力估計由此能使國內多少婦女再走入社會去投入工作。但是我們卻很明白自己面臨著時刻都有被雇主解僱的可能性，這嚴重地威脅著我們的工作與生活的安危。而成為社會上的另一批失業業者。我們不知道應該把我們的憂慮向何處去申訴。只得求婦女新知基金會等的婦女組織能替我們主持公道；以求得政府有關部門能傾聽、接納我們這批下底層辛苦的勞動婦女的心聲，以同情、愛心，設身

專此致祝
 萬事順意
 康安

六個女傭呈上
 八十年三月六日

破解

體制，支持女人區隔的合法性；同時她們成爲「女人」的代言人，並代表了「女人」的典範，但卻不知道她們已淪爲父系社會的幫兇，假女人之名來剝削全體女人。

因此由女人爲主體的觀點來看，我們便可清楚的看出女人要求解放，首先必須破解女人區隔的神話；父系社會正藉著女主人和女傭，以及賢妻良母和娼妓的二元之區隔來鞏固其宰制位置，唯有認清女人在任何位置上都是被剝削者，正如同女人被強暴的原因並不因爲她是聖潔的或是污穢的，也不因爲

她是主人或是僕人，如此女人區隔的神話才能破除。另外，我們也要認清婦女做爲弱勢者，必須和其他弱勢者結盟，才有可能解除纏在女人身上的所有剝削關係。外籍女傭並非因爲加了外籍二字，就不是女人的一部分，本地婦女切不可爲這樣並沒有奴役到「自己的」人民，因爲事實上，這深化了對女人整體施加的剝削關係。當我們由女人爲主體出發去面對女人之間在種族上，以及階級上的相異時，國家和父權體制便不能藉女人爲代罪羔羊而輕易的脫罪。

六個女傭的一封信

處地爲我們這些從事女傭維生的數萬個勞苦婦女著想，重新考慮開放外籍女傭來台工作的政策。制定出實際能協助廣大婦女走入社會工作的兩全其美的法令。

請原諒我才疏學淺不知如何來表達我們的苦情與懇求。但是我們深信能夠得到您的理解與同情。

感謝您對我們的幫助，我們永銘記在心。



婦女爲什麼是弱勢？

舉證篇

針對近來政府官員頻頻表示對「婦女爲弱勢」的不解，本期專題特地製作「婦女福利在那裏」？這一專題，從婦女爲什麼弱勢加以解析，接著探討目前我國的婦女福利是否有助於改變婦女的弱勢。「中央搜索篇」以六年國建計畫的婦女福利爲例，探討了國家的婦女政策；「地方掃描篇」則就台北市的婦福措施，指出執行上的缺失。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婦女福利？日後將有更深入的探討。

本期專題製作：

李金梅
孫瑞穗
陳怡玲
劉慧君
曾惠敏

林玉珮

臺灣婦女似乎很幸運地不用付出像西方婦運的抗爭代價，即獲得了憲法人權的保障。然而也由於未經過運動基進的洗禮，傳統的「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角色與分工的父權意識型態和文化仍根深蒂固。

表面上臺灣婦女已有參政權、受教育權、工作權等，是比過去進步了。然而在父權意識型態的支配下，儘管有憲法的條文保障，來自結構與制度的性別歧視，相當地阻礙了婦女地位的改善與提升。根據一九八八年美國

華盛頓人口危機委員會對世界婦女地位所作的一項調查指出，臺灣婦女地位竟不如香港與中國大陸，台灣婦女地位正是富裕中落後的淒涼現象之一。

一般社會學家討論婦女地位時，通

常以下列三方面指標為主要依據：

一、資源分配：探討社會上一切有價值的資源（包括經濟、權力、社會地位等）在性別上的分配有何差異。

二、兩性關係：探討家庭內性別分工與男女性生活關係。

三、意識型態與兩性角色刻板印象的僵化。

婦女在經濟上的弱勢

以下將用經濟、政治、家庭、教育等台灣的實證資料來檢驗臺灣婦女的弱勢地位，茲分述如下：

一、經濟：台灣婦女勞動參與率從十年前的三八·七六%，提高到去年底的四四·八六%，而男性勞動參與率不升反降了二·三三%。然而愈來愈多婦女可以就業，並不表示工作機會和報酬與男性平等。事實上低廉豐沛的婦女勞動力，正是持續臺灣邊陲生產方式利潤積累的最佳資本。因此經濟結構上女性的不利地位，只是父權社會與資本主義合夥關係的結晶；換句話說婦女就業政策也不過是經濟成長政策的策略之一。由以下二項來說明經濟上兩性主要的平等。

a、職業結構上的性別隔離現象明顯：從招募聘僱廣告與考試應徵程序上公然對女性的歧視，使得女性被迫就業於停滯性工作。在行業上女性勞

動者有三四%就業於製造業，而男性則有二九%。在職業階層中，擔任行政及主管人員，女性每千人只有一位，男性則有九位；女性佔該職業就業人數八成以上的有隨車工作人員、傭工及其他家事服務工作者、簿記員及

有關工作者、理髮美容及有關工作者、速記員打字及計算機操作員、成衣縫紉裝飾品製造及有關工作者，以上六種職業在文崇一與張曉春的九十四種職業聲望量表上屬於低社會地位，分別為第80及85、91、56及58、81、及83、70、79等級，而最低二級的舞女、茶室女，是典型女性化職業。有不少學者指出階級、地位、權力三者間有高度相關性，而且認為職業是工業社會中最優的單一指標。依此，顯然婦女是職業結構的不利與弱勢團體。

b、薪資結構上的性別差異：為了維持家庭父權優勢地位，強化「男人賺錢是養家，而女人賺錢則是貼補家用」的意識有其必然性，同時也迎合了資本家利益，這就是具體反應在薪資結構上的兩性差異。根據「兩性勞動參與調查」指出，女性平均每月薪資只有男性的六四%，較之中國大陸的七四%還低了十%。依據該統計資料，可以發現：愈是低級產業、愈是教育程度低、愈是老年齡組則兩性所得愈不平等。女性所集中的職業多屬

低所得，美國曾有一個研究發現，美國職業別中，若是女性人數比重增加一%，則該職業受僱者之月平均收入將減低四三美元，亦即職業會隨著女性比例之增加，而呈報酬遞減，臺灣的情況只有更糟。

婦女在政治上的弱勢

二、政治：政治經常是決定有價值、稀少資源分配與重分配的最主要因素，因此政治權力上的弱勢與缺乏利益代言人，常常會淪為資源分配與重分配的犧牲者或團體權益被忽視，以下將從行政部門、民意代表的兩性結構比來說明。

a、行政部門：一九八八年底在行政機關中女性職員佔五三%，雖超過半數，但大多集中在低級職員；中級（薦任6—9職等），立即出現懸殊比例，女性只有佔一六%；在簡任10—14職等的高級職員每一百人才出現女性四人。據《新新聞周刊》統計，在總統府、五院及省市政府本部、各部會一級單位主管、部會附屬機關首長、國營及省營事業董事長和總經理、省市二三級單位首長共六九一位行政主管，再加上縣市政府內一級主管二六八人中女性主管只有二二位，所佔比例僅僅二·六九%。亦即擁有政策決策權與影響力的幾全是男性天

下，女性成爲政策形成中消失的性別。有關婦女權益與問題的議題，自然很難排上父權政治的議程中，更遑論決策者會將可能影響婦女生活情境的因素列入政策評估中，而以婦女發展爲政策目標，似乎更爲不可能。

b、民意代表：在民主代議制度下，理論上選民可以以選票將其階級或團體利益的代言人送進國會；同時選票具有監督的功能，一旦民代不稱職或背離其選民的利益，在下次選舉中將會被淘汰。因此任何法案與政策可說是各利益團體角力折衝後的妥協產品，而缺乏利益代言人或容易被代理人出賣利益的階級或團體（這幾乎是弱勢階級或團體），其權益、問題和需要在議會運作的政治過程中易被漠視。爲補救民主的缺陷，對弱勢團體設有保障名額制度。台灣婦女即享有選舉保障名額，然而由於執政當局威權介入選舉的長期扭曲下，並未發揮提升婦女政治地位的功能。歷年來無論是中央或是各級地方民代選舉，婦女參選與當選的比例，罕有突破兩成。一九八九年底立院、國大、監院的女性民代所佔比例分別是一八%、一六%、一九%，與女性選舉人口根本不成比例，再加上女性當選者雖然大都不需仰賴保障制度，但卻有其黨派包袱或利益考量，很難聯線發揮有限

的力量。就拿已被列入民生重要優先法案的男女工作平等法，在立院排隊年餘，仍未進入審查會，甚至有女立委認爲該法有賦予婦女特權之嫌，婦女在此政治氣候下欲透過政治過程改善不利地位，有如雪上加霜。

婦女在家庭中的弱勢

三、家庭：人類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間爲了生育子女而發生的分工。雖然懷孕、產子與哺乳是女性生物特徵，卻隨著私產制、貨幣交易以及婚姻制度的演化而兩性角色定型化，婦女遂被局限在私領域，從事無貨幣報酬的家務工作，同時婦女也成爲男性的所有物，嚴格要求婦女遵守處女、守貞及守寡等規範。

a、家庭性別分工明顯：正由於家務勞動具有隱私性與無酬性，婦女在世界歷史的存在意義與貢獻幾乎完全被抹殺。在現代國家的勞動力與經濟統計上完全將婦女家務勞動排除，使得婦女主內角色的價值迄今未受到應有的肯定。但是如果把烹調、清理和撫育子女等工作的價值計算出來，那麼它將會超過許多國家的國民生產毛額一半。儘管大部分婦女可以出外工作，然而不管婦女從事那一種有收入的工作，仍然同時被期望或要求承擔大部份甚至全部的家事與照顧依賴者

。根據一九八七年的〈臺灣地區時間運用調查報告〉，男性從事家務育兒工作每日平均僅僅21分鐘，比通勤學所花時間32分還要少；而女性平均每日則需花費3個小時又24分鐘，比男性多了183分鐘，是男性的十倍多。至於職業婦女除了必需工作6小時52分外，更需花費2小時22分於家務勞動。而中國大陸女性家務勞動，只有比男性多分攤一個小時，足見臺灣家內性別分工仍相當地傳統與僵化。

b、兩性關係：根據蓋洛普今年二月所公佈的〈台灣地區民意調查顯示〉，男性有將近四成接受男人一生中可有一人以上的性伴侶，卻有近八成反對女人一生中有一人以上的性伴侶；而女性由於長久受傳統禮教的規範，只有四分之一能接受男人如此作爲，對女人自己要求則更爲苛刻，僅有十五%能接受。在談到能否接受配偶婚前與他人有過性行爲，男性有六成以上不能接受，而女性卻有將近一半能夠接受，對性的雙重道德標準仍然明顯存在，這阻礙了婦女對自己身體的自主權與決定權的發展。另外有一半以上的男人仍視夫妻性行爲是爲了傳宗接代。看來婦女要突破父權子嗣的性壓抑，仍有待努力。

婦女受教育的弱勢

四教育：教育是地位改善與階級向上垂直流動的重要工具，也是維持或改變既存意識型態與文化的重要機制。因此教育的平等是緩和階級對立衝突與差距的基本要件之一。雖然臺灣女性已有受教育權，但是教育的平等不僅僅只是使進入學校的機會均等而已，舉凡消除書本上、大眾傳播媒體及文化對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等等，都是給予女性均等教育機會所必須做的。

a、受教育學生性別比例：男女進入各級學校的機會，隨著等級愈高，性別差異也愈擴大。女性接受國民學校教育的人數為男性的九四%，專科學校教育比例降為八四%，大學教育雖然仍有八四%，但是碩士則降為三四%，博士班則只剩一九%。亦即更高深專業的教育仍存在明顯性別差異，阻礙了女性欲進入講求文憑主義與專業的社會的政、經、社領導菁英階層，自然減弱了女性對資源分配的支配權與影響力。

b、研究人員性別差異：具有博、碩士、學士學位或專科畢業且具有三年以上研究經驗，並且目前仍從事研究發展工作者（不含博碩士班研究生），亦即所謂各研究機構、企業與大專院校的研究人員，女性只有一五%

，這使得各研究領域很容易忽視有關女性議題的研究，也可能導致男性觀點下研究發現對現象或問題的扭曲或誤解。

c、其它：課程安排的性別隔離或差異（例如軍訓護理、體育美勞），教材兩性刻板印象內容（比如國小國語教材中，專家學者全是男人，而操持家務則為女人），師生互動中師長表現的角色期望，男女分班制，學校人事結構的性別差異（例如台北市中小學教師大致男女均等，但校長則女性僅有一五%，至於大專院校從教師到校長可說是男性天下），各級學校的性別招生限制（如一九八九年北區私立高中高職，有15所的護理，家政、美容、幼保等科限收女生，有6所電機、機械、機工等系限收男生），以及科系的性別隔離現象（醫藥理工自然科學陽盛陰衰，家政商管人文社會科學則反），大眾媒體的性別歧視等等，皆強化了傳統性別角色與分工，阻礙兩性不平等關係的改善。

結論

對於生活在權貴家庭的婦女，自己或一般人很難把她們與弱勢者聯結，然而她們的社會活動的參與，是以其父親、丈夫、兒子之女、妻、母的身份參與的；大家對她們的肯定與尊崇

，可說是對她們親密關係中男人的權力、財富與名望的肯定與尊崇。一旦將她們與其男人隔離，則將一無是處。說穿了她們只不過是附屬品，只是父權體制下所需要的典型女人的象徵，然而她們卻很難去察覺與承認被壓迫的情境。「每個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會有一個偉大的女人」，這「偉大」二字實在和貞節牌坊的作用沒什麼兩樣，就這樣把女性綁死了。事實上，快樂或滿足感並不等於社會生活是個完全自主、自由的情境，所以探討性別階層中兩性關係，須由心理以外的結構化因素著手。

從以上由經濟、政治、家庭與教育等四個結構化因素的分析，已經充份證明女性相對於男性的不利地位，更足以確認女性在性別階層中是屬於被父權支配的從屬團體。所謂性別階層，簡單地說，就是男女獲取社會中稀罕、有價值資源的機會與範圍。所謂被支配團體則有兩個主要特徵：一為被支配團體較少或完全不能決定、主動控制會影響團體現在與未來的決策；二為被支配團體為另一個團體提供服務、生產與食物，卻未獲得等值的報酬。婦女在社會結構中的弱勢完全符合這兩項特徵。因此不管主觀上願不願意承認，婦女的確確是社會的弱勢團體。

刪刪減減等於婦女福利？ 訪經建會人力規畫處處長張不繼

訪經建會人力規畫處處長張不繼

問：國建計劃中婦女福利部分是不是由人力規畫處規劃出來的？

答：六年國建計劃中，整個社會福利都是由我們負責彙編。方案的設計者則是內政部社會司。社會福利的實施主要希望針對真正需要的人，不能造成資源浪費。在國建計劃的婦女福利方面，我們把重點放在不幸婦女身上，如離家的、雛妓等真正需要照顧的婦女。

問：此部分預算在六年國建中只佔百分之零點多？

答：我們情況與國外不同，不能一味比較。舉例來說我國老人比例並不高，且失業率極低。

問：請問貴單位對婦女福利預算審核的標準是什麼？一億六千萬的預算是如何定出的？

答：我們採取的原則是不要過度膨脹，細節由內政部社會司處理。同

時，在國建計劃中，我們只考慮硬體，不包括軟體，軟體列入經常費用。因此我們將軟體部分所提的預算刪除。

問：那麼這一億六千萬的預算，不知如何使用？

答：國建計劃比任何部會有長遠的看法，經建會作的是均衡、刪除之工作。

問：是否會調查婦女福利的需求？

答：由公務統計即可得知。國建計劃在規劃上依院長所言是十分有彈性的，不夠可再擴充，故我們對估計結果寧可從低。

問：一億六千多萬只能蓋一個半婦幼大樓，如何依各縣市需要作分配？

答：經建會是行政院的幕僚單位，不參與任何執行工作。對於預算使用我們有考核制度。

問：根據婦女福利中心負責人表示，



訪經建會
人力規畫處
處長張不繼

專題組採訪
盧怡慧整理

經費有不足現象？

答：過去確實很少，但現今由比例上來看，在民意代表監督下，社會福利經費不斷地在增加。我們可儘量利用社會資源，突破目前限制（如用老人幫助老人等……）。

問：幕僚機構規劃進行時有無邀請執行者作諮詢？

答：我們尊重內政部社會司。

問：即使依您所提，只照顧不幸婦女，一億六千萬仍嫌不足？

答：預算過多，我們會加以了解，照優先順序作刪除，少的話，一點點經費也不便再刪。

問：您的意思是太低就不管，高了就加以刪除？

答：是。但經建會關心的多屬就業面

衍生之問題，如低收入戶、勞保、公保等。

問：對一般婦女有何福利措施？

答：一般婦女除少數職業上的歧視，問題並不嚴重，我們還是以真正需要幫助之不幸婦女為優先，然後再考慮如婦女休閒等一般問題。

問：預算上考慮的硬體包括哪些？

答：如房產、土地、設備……，依項目來核定預算。社會司所提方案列有明細表，但我不便提供。

問：對外籍女傭合法化問題您有何意見？

答：我不贊成，此屬於少數家庭的需要，而且可能是「有錢人」的問題。在目前，並不是每一處都需無限制引用外籍勞工。

問：那麼職業婦女所面臨的托兒問題如何考慮？

答：依國外的經驗，有些婦女會辭去工作照料小孩，或是加強托兒教育。在十二年國教商議時，我們就曾建議往下發展，利用國小空教室發展幼稚教育。如此亦可避免外籍勞工引進之國際或階級問題。

問：那麼您同意應發展健全之托兒制度？

答：是的。如台鳳之托兒制度使員工流動率十分低。但當前的問題在於護理人員、幼教師資的缺乏。也許由民間採商業競爭會比政府接手要好。

中央搜索篇2

婦女福利只有一句話？

訪內政部社會司司長蔡漢賢

曾惠敏採訪整理

問：請談談我們國家婦女福利政策的方向。為何在六年國建計畫中，

將婦女福利發展方向訂為「照顧不幸婦女」？

答：關於婦女福利，在我們的憲法中即明白揭示男女平等。在參政上

，有婦女保障名額；在工作上則有勞基法的保障，青少年福利中，則設有中途之家收容雛妓；而在醫療方面，則有衛生署所訂出的優生保健措施。

六年國建計畫中的社會福利發展方向，只列出大綱，還有更細部的計畫，在正中書局的政策出版品可以看到這四大冊的詳細內容。（經編者前往查閱，仍然只看到一句話：「照顧不幸婦女，輔導其就業並提供諮詢服務」。）

問：這些分散各部門的婦女福利，是否需要一個婦女的專職機構來統籌規畫，以符合婦女的實際需求？

答：曾有人提議設立婦女部，是不是所有的婦女問題都到這個部門就能解決？我很懷疑。這牽涉到效率問題，有可能只是多一道手續，使得效率更差。況且還要有法的配合。我認為現今的社會福利就已包括男女，如果婦女要獨立設置專職機構，那麼是否也要同樣考慮男性福利？不過基本上我不反對成立一個統籌決策、分配的機構。

問：六年國建計畫中只編列了一億六千萬的婦女福利預算，是否編得太少了？

答：這一億六千萬是補助款，地方政府仍有兩、三倍的配合款，列入社會福利的預算內。

問：那麼這一億六千萬將如何分配使用？

答：這必須交由各縣市政府去規畫，可以有許多使用方式，譬如興建中途之家；做為高齡婦女福利之用；尚未興建婦女福利中心者則多給一點錢興建；去年婦福預算用光的，今年就增加一些。

而預算額是每年都要修正的，六年國建計畫只是列出重點，僅占所有的福利的一部分。

問：各社會弱勢團體曾聯合拜訪行政院秘書長王昭明，表達對社福預算過低的不滿，王昭明也允諾將再次召開公聽會，不知何時會辦？

答：據我所知，王秘書長當天的談話並未表示要再開公聽會。

問：最近外籍女傭合法化的問題暴露托兒制度缺乏的嚴重性，不知我們的政府對於托兒制度有何規畫？

答：我要求各縣市成立示範托兒所，由社會司提供示範性的教材及保育人員訓練，然後鼓勵民間及企業自行設立。目前台北市已有18所公立托兒所，其他如雲林、屏東、台東都已設立。

內政部78.79.80年度社會福利預算分配表

| 項目 | 78 年 度 | 79 年 度 | 80 年 度 |
|-----------|-------------|-------------|---------------|
| 社會福利總預算 | 618,800,000 | 669,095,000 | 3,918,952,000 |
| 兒 童 福 利 | 100,000,000 | 70,000,000 | 1,013,000,000 |
| 青 少 年 福 利 | 50,000,000 | 60,000,000 | 265,162,000 |
| 婦 女 福 利 | 30,000,000 | 30,000,000 | 35,000,000 |
| 老 人 福 利 | 200,000,000 | 220,000,000 | 1,246,000,000 |
| 殘 障 福 利 | 200,000,000 | 242,595,000 | 1,275,000,000 |
| 社 區 福 利 | 29,000,000 | 30,000,000 | 50,000,000 |
| 志 願 服 務 | 4,000,000 | 8,000,000 | 9,000,000 |
| 社 會 工 作 | 5,800,000 | 8,500,000 | 25,720,000 |

※資料來源：內政部分別於77、78、79年7月出版之「內政部加強推展社會福利獎助作業要點」

爲了瞭解我們婦女福利在「六年國建」這一九〇年代的國家重要計劃中

，爲何只有一億六千萬（佔總預算的〇・〇〇二％），我們走訪了幕僚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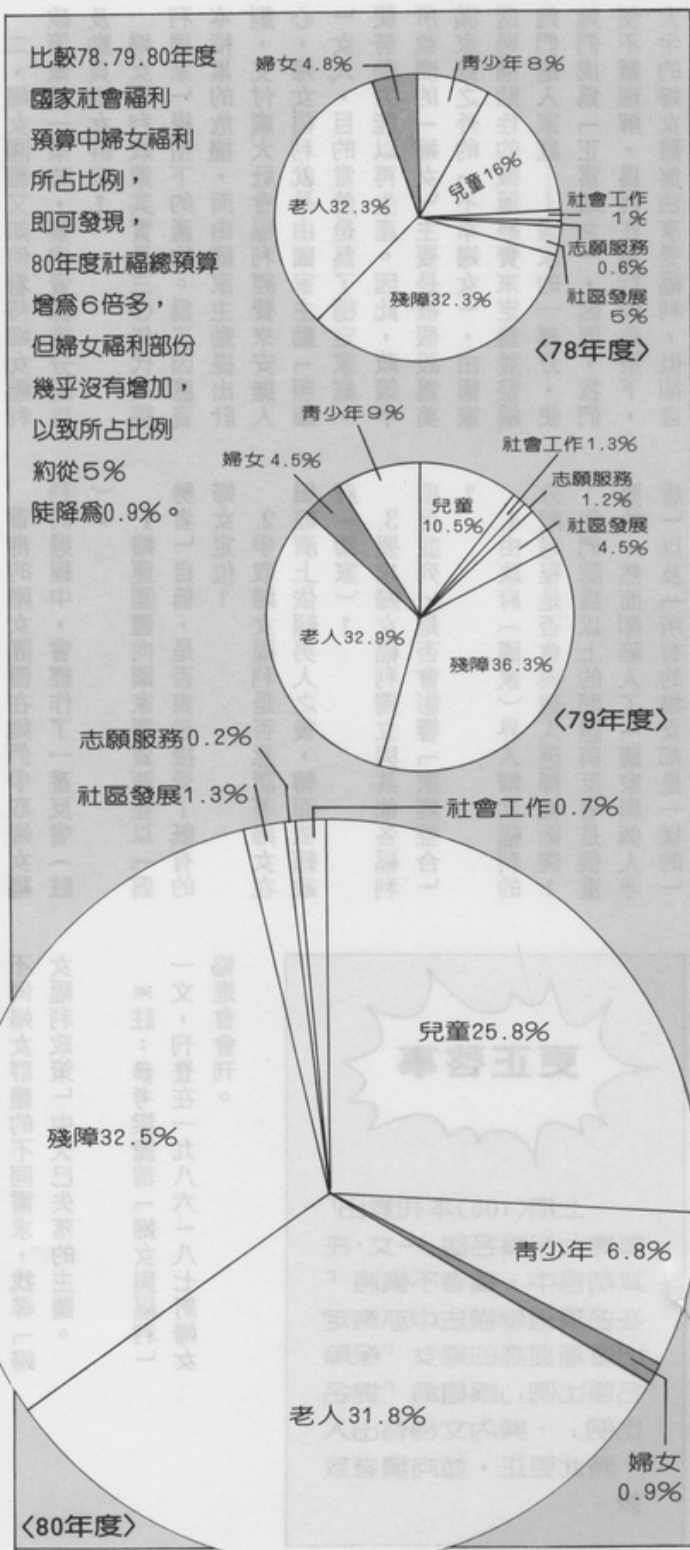
構——經建會以及執行機構——內政部社會司。然而，經建會主委郭婉容

孫瑞穗

找尋失落的主體 婦運如何看待婦女福利政策

中央搜索篇3

比較78、79、80年度國家社會福利預算中婦女福利所占比例，即可發現，80年度社福總預算增爲6倍多，但婦女福利部份幾乎沒有增加，以致所占比例約從5%陡降爲0.9%。



沒空、副主委也沒空，一直推到人人力規劃處處長，似乎認為「像婦女福利這種小事只要找個處長問問就可以了」，根本漠視廣大婦女同胞的權益以及婦女團體存在的意義，更遑論在「婦女福利」預算的編列審核過程中能特別考慮處於社經弱勢的女人！

站在女人團體的立場，經由這一系列的採訪經驗，我們有幾個層次的體認：

一、國家如何透過婦女福利政策來取得統治合法性，甚至進一步定義及組織婦女？

二、婦女團體又如何看待婦女福利政策做爲一策略，要求資源重分配以及動員婦女群眾？

婦女福利政策其實是三〇年代「福利國家」模型下的產物。爲了因應資本積累的危機，而由國家主動提出計劃，支付龐大社會福利經費來安撫人心，婦女福利就是由國家主動「照顧」女人，目的當然是爲了穩定家庭，使勞動力能以再生產。因此，政策中所救濟的「婦女」主要是被假設爲美滿家庭之外的「不幸婦女」，由國家透過補貼性的微薄經費來定義並整編她們進入家庭——國家的一部分，使她們成爲「正常婦女」，因而，我們便不難理解，爲何在現行的政策下，大半的婦女雖無法享受福利，但卻自

認她們是與那些「不幸」婦女不一樣的——她們不需要國家的「照顧」。

女人在「婦女福利政策」的迷思下被分化了。而且在某一層次上，婦運團體在思考「婦女福利」的政策制定時，遇到了一個兩難：一方面大半的婦女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層面上仍然是弱勢，文化上的從屬地位更是難以立即解除，因此是需要被照顧的；另一方面，政策制定既有先期所言的對婦女傳統角色的預設，我們又如何能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考慮新的女性角色（不同的女人）的需求呢？

香港的婦女團體在她們爭取婦女福利的過程中，曾經作了一番反省（註）：

1. 婦運團體向國家要資源並以「弱勢者」自稱，是否表示接受了既有的婦女定位？

2. 爭取婦女福利是否意謂著婦女在繼續經濟上依賴男人之後，轉而依賴政府（國家）？

3. 要求婦女福利獨立與其他各福利項目並列，是否會影響「家庭整合」？

4. 由政府（國家）界入婦女福利的分配過程是否會與個人選擇權衝突？

我們認爲以上的問題與反省是很重要的，然而卻陷入了「國家與個人矛盾」以及「所有的婦女都是一樣的」

等的陷阱。婦運在思考「婦女福利」時應避免將所有的婦女等同（事實上是以中產階級婦女爲主體），以及在原有的政策目的框架中打轉（例如以救濟不幸婦女來安定家庭與社會），才不致自我矛盾。

台灣的婦運也許與香港的經驗有些差距，然而我們同樣要正視婦女福利政策是一種特定歷史的產物，也因此我們才能透視政策背後國家與婦女的關係。因此，爭取「婦女福利」作爲現階段台灣婦運的政治議題，可藉以喚醒婦女的權利意識，以及瞭解定位不同婦女群體的不同需求，找尋「婦女福利政策」中久已失落的主體。

*註：參考梁麗清「婦女與福利」一文，刊登在一九八六一八七新婦女協進會會刊。

更正啓事

上期(106)本刊登出「談婦女保障名額」一文，在其前言中，編者不慎將「在各項選舉辦法中亦應定出逐漸提高的婦女『保障名額比例』」誤植爲「提名比例」，與內文稍有出入，特此更正，並向讀者致歉。

地方掃描篇

婦女福利在那裏？

台北市婦女福利掃描

文／王淑芬

位居首善之區的台北市，其所提供的婦女福利措施可謂居於全省之冠，

目前業已設立南北區兩個婦女福利中心，

然而這兩個號稱綜合性的婦女福利機構，事實上所提供的福利十分有限，

北區主要為被毆婦女提供諮詢輔導，南區則負責離校援救的轉介。

所謂的婦女福利僅止於不幸婦女的救濟、保護，

根本無法符合社會與家庭結構變遷下廣大婦女的需求。

而即使在不幸婦女的照顧上，由於缺乏完整法令的保障，

加上政策性的漠視，經費、人力十分缺乏，福利制度亦不健全，

使得不幸婦女仍然無法擺脫困境。

儘管我們的主管機關一再強調，婦女福利在教育、醫療、工作等各方面都已被照顧到，

但這些福利都是零散割碎的，既不承認婦女是弱勢，

更不會從婦女為獨立主體，有其發展需要來考量，

於是幾乎所有的婦女福利必須與維持家庭正常功能相關，

而單親、獨身婦女則因此被摒除在福利提供之外。

針對上述問題，本篇專題將分別從

托兒、單身女子宿舍、離校救援及紳士學苑的開辦等福利措施加以考察，

指出目前婦女福利的缺失，並懇切呼籲政府機關與民意代表，

為改善婦女的弱勢地位，必須擬出整體的婦女福利計畫，增加婦福預算，

而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做個樣板然後推讓給民間，

造成資源運用不當甚至浪費，此實非婦女之福。

專題組



「妳」的就是「我」的？

——從「紳士學苑」談婦女福利的分配

寶娥寬

台北市北區婦女福利中心，經過婦女團聯署向社會局長白秀雄的呼籲與催請（七十六年），終於在七十八年年底成立，在極稀少的預算與資源下，慘淡經營至今。專業人力的不足，使中心的業務必須與其他民間團體密切合作，將雛妓、醫療、離婚、強暴、育嬰托兒托老殘疾……等諸事項轉介紹給其他單位，而以服務被虐婦女的法律諮詢與心理輔導的「康乃馨專線」為該中心的重頭業務；另外，配合由志工媽媽所組成的「婦女社會服務團」，定期舉辦獻唱義演與救濟施恩的善心活動，還不定期支援來自既定政策所下放的民間動員，如在節慶時日清掃維護街道市容的整潔等。

伍男性，這些毆妻虐子、鬻女暴婦、棄家庭於不顧的莽父懦夫與魯男，正是摧殘婦女權益、扼殺婦女福利的罪首元凶——北區婦女福利中心在近二年的輔導經驗中，習得此教訓，深知若不正本清源儘早將婦女福祉之毒（即那些不夫不父的落伍男性）予以開導疏教，又將如何達成促進正常家庭功能的婦女福利政策的宗旨？北區婦女福利中心苦心開辦「紳士學苑」值得喝采鼓舞！

然而，紳士學苑由婦女福利中心所開辦，在目前婦女福利稀少的預算與人力的困境下觀之，不免使人憂心其具體成效如何，引發以下疑點有待商榷：

第一、八十年度的中央總預算中，劃歸婦女福利的預算金額由去年度的三千萬元提高至三千五百萬元，若將此金額除以婦女福利的總人數（20—60歲的婦女）五百九十四萬多人，得平均值：每人每年不及六元的福利額；然而，若再加上前述不夫不父的落

伍男性分享此不及六元的福利額，婦女的實質福利又在「妳的就是「我」的」的名義下轉移讓渡給男性所享用。

第二、若考慮及往後天長地久的家庭幸福，婦女們再度發揮吃苦耐劳的婦女美德，忍今日一時之福利不足，寄望紳士學苑的開辦能使眼前的莽父懦夫魯男，痛改前非，搖身三變，變為未來的成功卓越的新男性；不再僵



南區婦福中心衣著光鮮的媽媽們上課情形

固在刻板的性別角色，與女性平等相待，然而「『我』的也就是妳的」嗎？——透過婦女福利（若果真達成）使男性日漸精進，開創人類文明的又一度高峰，固然可喜，然而，在婦女弱勢地位的不曾變更，甚至會因為原本即非常稀有的福利被減縮，（如：紳士學苑的開辦），在意外災難的到臨時（如：父兄或丈夫的遭遇不測，或移情別戀，造成婦女頓失生活依靠）會使婦女墮入更貧窮困頓化的處境，由是觀之，婦女福利押在「『我』的也就是妳的」的賭注上，未免風險太大！

第三、若將紳士學苑與婦福中心提供的一般婦女學習課程相較，將會發現此福利提供的背後，仍然預設了由婦女負擔家庭照護的重責。因為前者開辦的課程包括個人、家庭及社會三部分，其目的在鼓勵男性發展自我、參與社會，回到家裡則多忍讓體諒，維持所謂「家庭和諧」；而為婦女所開辦的課程則為親子教育、婚姻諮詢、及烹飪、插花之類。自始至終，男性是自由外出追求自我成長的主體——實則是奠基在犧牲婦女福利並鞏固婦女的從屬順從地位的。我們可以想像當「未來的準紳士」出外參加課程時，婦女猶自必須綁縛在家庭中，期待盼望準紳士的早日學成，如此一

來，紳士一日日成長，逐日更加拉遠原本的男優女劣的差距，那麼是否紳士學成之日，也正是婦女福利必須大幅提昇預算之日？否則差距日盛，要如何彌補？抑或是婦女福利預算被砍除之日？因為「『我』的也就是妳的」，紳士既成，何需婦女福利？

第四、從婦福中心提供的標準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學習課程看來，這種以服務家庭為婦女福利政策的考量，勢將剝奪了另一群更受社會漠視的單身婦女的福利——如身處在獨身階段且未來婚姻遙不可期的婦女，將得不到任何與家庭有關的福利即：生育給付與津貼假期、撫養家中青少年與老人的補助，甚至上述針對一般婦女與不幸婦女的所有福利項目，都不會照顧到這些必須獨立謀生的單身婦女的福利需求，她們既得不到原生父母

家庭的終身照護，也不容於異性戀的婚姻家庭制度，對她們而言，待、失業時期的急難基金，就業謀職時的創業基金，婦科醫療以及生理假等，都是非常迫切且攸關存活的基本福利需求。

綜而觀之，婦女福利的服務提供是以鞏固正常家庭功能做為政策之本意，其所提供之修補破碎家庭、救濟不正常家庭使之回返健全家庭的作法，不過是在彌補婦女在進入婚姻家庭的犧牲奉獻，甚至，服務的提供要在婦女喪失做為「家中天使」——此婦女天職之能力不彰時才介入，此又佐証了獨身婦女的特殊福利在現行政策下的被漠視！以及，無怪乎上階層的政府官員，在其家中大小事由主婦女傭的聯手照料妥當下，享盡家庭和諧美滿，而不知廣大婦女福利之必要與迫切！

地方掃描篇2

單身女子的愛怨情結

談單身女子宿舍的供需與管理

由台北市社會局主辦的單身女子宿舍也是屬於婦女福利的一項，目前僅有一棟，位於成功國宅內，民國七十

七年十月開始進住。在七十九年度社會福利基金中僅佔二·三%的婦女福利預算內，單身女子宿舍購置以及設

陳怡玲

台北市只有一棟市立的單身女子宿舍



備費就幾乎佔了全部，約三千八百多萬元，而在其他項目如補助民間不幸婦女職訓及收容機構只有一百萬元。這項福利對無殼單身的女上班族而言幫助甚大，一來房租便宜，租金在一千二百元到兩千四百元之間，再則可彼此互助、作伴，像在訪問時發現有些住戶會結伴出去登山郊遊，一旦生病可得到照應等。但是目前所能容納的人數非常有限，僅有一百四十四人，而二次招租時申請竟均達一千餘人，可見低房租的單身女子宿舍需求甚殷，而政府所能提供卻是十分有限。

另外，單身女子宿舍的管理基於管理者方便的立場上，出現一些較不方便住戶的情況，像男賓止步、女賓必須先經過登記才能進入門禁，嚴不准女友留宿等，這對住在宿舍的單身女子而言，限制了其社交範圍。社會局由於經費不足，所以利用單身女子宿舍大樓的地下室，作為南區婦女福利服務中心的場地，對外開放給婦女使用，兩個不同使用性質的單位混在一起，空間顯得狹小且不足；宿舍的住

地方掃描篇3

讓她們站起來

談福利欠缺的雛妓救護

前一陣子女立委周荃接獲陳情，率同警員救出被迫賣淫的秦雅族少女，使得雛妓問題再度受到媒體的注意。有趣的是，周荃大演個人秀之後，硬把該名少女留在身邊，不知如何處置。這次事件其實暴露了援救系統不完善，以及雛妓被救出後，由於缺乏適當的教育訓練，無法重返社會，以致於重操舊業的老問題。目前台北市援救雛妓的方式，多半是由警察局發現從娼少女，然後將之

戶只能在「南婦」開放時間才能使用地下室的公共空間，而「南婦」顯然十分缺乏大型的活動空間。

由單身女子宿舍的訪問所得，我們要求政府在廣建國宅的政策中，應將無殼的單身女子宿舍列入考慮；在管理上鼓勵住戶組成管理自治會，共同擬定管理規則；撥款興建婦女福利中心，且基於這次訪問中發現，社會對婦女福利需求很大，不是六年國建計畫一億六千萬的硬體經費就能滿足的。

送至廣慈婦職所，接受短期的觀察與調查，再送至民間經營的中途之家，輔導其能適應社會。這個過程中，主管社會福利的社會局，一直沒有主動出擊援救與保護的能力，因此當婦援會、勵馨園等救援雛妓的民間機構接獲民眾檢舉，通知警方前往取締，而後者往往與老鴇掛勾，而徒勞無獲時，毫無公權力的民間機構也只能徒呼負負，無可奈何了。在公權力不彰、福利欠缺的情況下，周荃自然有了作

怨女

秀的機會，但卻是偶發的特例。

而已經救出的雛妓送到婦職所後，就等於送進了監獄，院方及外界經常有意無意間以歧視的眼光看待她們。僅有的一位社工員，也無法照應所有的女孩，儘管警方每年僅救出數十人而已。婦職所提供的強迫性美髮、縫紉等訓練，據一位勸警團的輔導員表示，並非每個女孩都對這些技能感興趣，她認為這些大部分未國中畢業的少女，在身心穩定之後，最需要的是完成義務教育。而目前社會局並未設立任何相當的教育機構或關於這方面的安排。

在雛妓救援的工作上，最為人垢病的就是主管機關在雛妓從婦職所送至中途之家的過程中，未予加強保護，以致於往往再被保鏢抓回去賣錢，這幕慘劇由於福利措施不足，也就不斷在重覆上演著。

至於被送至中途之家的姐妹，由於前一階段並未受到良好的輔導與教育，以致產生種種不適應，中途之家限於人力、財力，無法提供更好的服務；她們若要求離去，中途之家也無任何公權力可約束她們，於是不少女孩又重新墮入風塵。

從上述雛妓救援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台北市政府雛妓援救系統漏洞百出，將大部分工作推諉給民間，

整個福利措施根本無法發揮彌補現狀、積極預防的功能。

社會局表示，預算屢遭刪減、經費不足，是他們的最大困境，因此將多結合民間資源，朝「公設民營」的方式來進行。

然而姑且不論政府未將民間資源予以有效整合，以致產生資源運用不當或造成浪費的情形；民間團體在參與推動工作時，面臨更大的問題在於政府各相關部門各自為政，無法配合而使得福利大打折扣。

以援救雛妓而言，必須獲得山地行政機關、警察局等單位的共同支援，甚至必須有教育單位從扭轉女性商品

化形象配合做起，婦女才有可能真正得救。然而目前既無這樣的政策，各單位間也缺乏統籌協調的專設機構，基層的社福單位往往力不從心，只能做個樣板而已。參與的婦女團體雖勞苦功高，但成果畢竟有限。

由此亦可看出，現階段雛妓問題的嚴重性，非有相關政策配合不足以解決。也就是說救濟性的雛妓福利必須配合消除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及設置相關青少年福利的政策，否則雛妓問題將永遠存在。而制定一套完整地協助援救雛妓自立的制度與措施無疑是最迫切的。

地方掃描篇 4

雙薪家庭的甜蜜負擔？

令人頭痛的托兒問題

要不要生小孩？婚後小孩由誰照顧

？已成爲必須雙雙外出工作以維持生計的現代夫妻一大困擾，根據調查顯示，台北市約有六成五以上的家庭對當前政府的托育政策感到不滿，除了托育中心、保育人員量與質無法滿足家長們的需求外，收費太高、托育中

心太遠也是主要原因。

市府社會局限於場地取得不易，現僅設有十八所公立托兒所，可受托二至五歲兒童四千三百多人，但這樣的供給量早已不敷需求，每年民生、信義、城中、成功等設備，代托服務良好的托兒所開放招生時，總有不少家

竹玲

長大排長龍等候抽籤，而抽中率卻僅為八分之一左右。

部分幸運擠上市立托兒所的，也不代表即無後顧之憂，因為市立托兒所受托時間為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並無法與職業婦女下班時間相配合，家長們只得課後再找保姆托育，如果再碰到托兒所放假，且保姆又無法彈性托育時，則只好把小孩帶到辦公室或乾脆請假在家照顧。

托育時間無法作彈性的配合，已令家長傷透腦筋，而托兒服務的品質，更讓托育的家庭牽腸掛肚。由於學齡前的兒童正值人格養成的關鍵時期，且身體狀況相當脆弱，因此良好的照顧保育是相當重要的。然而，現行的台灣保育人員並未予以專業化，不論是公立托兒所、坊間的托兒所或家庭式保姆照顧，因素質、背景參差不齊，幼兒托育是否安全，家長對此憂心忡忡。

市府社會局長白秀雄表示，該局會接獲部分公立托兒所所長反應，目前保育員雖以普考及格任用，但因待遇不佳，不少保育員是以此為跳板，所以流動率偏高；而新進的保育員又只是甫自學校畢業的年輕女孩，不僅缺乏保育經驗，有些性向不穩定、缺乏耐性，一旦無法忍受小孩的吵鬧，即掛帥求去，影響托兒所正常運作。

公立的托兒所有政府監督，尚有部分疏失存在，坊間的托兒服務，保育員、保姆的素質、背景更是良莠不齊

，目前全市由社會局委託家扶中心代訓結訓的保姆，只有八百九十五名，且僅以每年三百人的緩慢速度成長；而一般的私立托兒所，雖有規定保育員資格需高中以上畢業，曾任三個月以上保育工作，可是實際上，部分未合法立案的托兒所在進用保育員時甄選條件卻相當寬鬆，甚至有以在學生充任，或一名保育人員照顧數十名幼童的情形，致使托兒保育造成幼童意外傷害、猝死的糾紛案件時有所聞。

如果為求照顧品質，以一對一請保姆照顧的方式，則費用高昂也常壓得家長透不過氣來，依照目前的行情，只有日托部分，每天上午八點半收托，晚上七點前領回，費用約在一萬至一萬八千元間，若假日才領回則收費在二萬至三萬五千元間，對於小康之家的年輕夫妻，不啻是經濟上的一大負擔。

由於種種托育上的不便，婦女們不禁大嘆：「究竟政府為職業婦女們做了些什麼？」據一份由學術單位針對民生社區、萬華地區、統領商圈三社區所做的課後托育研究發現，參加課後托育的家庭中，有高達百分之六十五點四一不滿政府托育政策，已參加



育兒到底是誰的責任？值得深思

者也有百分之六十八點六四表示不滿意。

對於這個存在已久的事實，有關單位應正視婦女的需求，將當前托育政策明朗化，不論是增設社區托兒所、保育人員專業化或實施彈性托育，一旦政策制度化後，應有魄力貫徹推行，而在此也建議夫妻皆投入勞動市場的家庭，婚後生子應對托育問題先做計畫，最後決定不管是由誰托育，也應儘量在工作之餘與子女相處，才能培養良好親子關係。



記陳姑媽一二三事

懷念詩人陳秀喜

王瑞香

陳秀喜與本文作者合影
(簡扶育攝)



車子在半夜抵達嶺頂，只見一座洋房在一片夜黑中亮著通明的燈火。正是笠園，我們的目的地。一個身影在聽到車聲後自屋裡走出，彷彿已守候良久，或有幾分心焦——我們來晚了。不用說，那是陳姑媽，儘管夜已這樣深，年歲已高的她還是謹守她的承諾，拋下一切事務，在那兒等候我們的到來。

陳姑媽在深夜中站在燈火大亮的屋前迎接我們的一幕，是我珍藏於心底的一張永不磨滅的底片。

那是我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探訪台灣最重要的本土詩人之一的陳秀喜女士。我在五年前第一次見到陳秀喜，之後我們偶爾通信，我像別人一樣稱呼她「陳姑媽」。我在第一封信中提到我在《婦女新知》雜誌一篇李元貞的文章裡讀到她的「棘嶺」，深受感動。陳姑媽立即回了一封信，熱情邀我南下作客，並表達了她對《新

知》的厚愛：

我雖不是貴誌的一員，但是我非常敬服貴社同仁們的敬業精神。智識高的婦女新知同仁能帶動社會更上一層樓，是否？我是忠實的訂戶，並且勸朋友們訂閱。往後我仍然以《婦女新知》推銷員自居：：

豈有不去的道理？我先後兩次與新知友人南下看望她。原本是喜愛她的詩，親炙她本人後，更深為其豐沛而不設防的愛心、純真如孩童的性情、藝術家的浪漫氣質所吸引；而她那充滿戲劇性的坎坷生平，則是令每一個人著迷且心酸的。

抵達關仔嶺的那個夜晚，陳姑媽照例準備了點心，像一個母親要安撫她夜歸孩子的飢餓。然而，她給予的不止是菜飯而已。我們四個後輩用點心，便一面用飢渴的眼耳刺激她說她自身的「一千零一夜」故事，到三點多方休，沒有人願意離座去洗澡，只為

了怕錯失精采的片段。此後的兩天兩夜亦不肯稍稍放過。而姑媽總是滔滔不絕。

在她對我們所講述的故事裡，有兩段最是令我難忘。

陳姑媽結過兩次婚，第一個婚姻維持了卅六年，她始終是個克盡職守的妻母，而他卻長年流連於酒家，並有相當為人所知的外遇。她決定向他攤牌的一個晚上，她備了一桌酒菜等他，上了脂粉，全身穿戴得鮮鮮亮亮。他回來後，她堆起笑容，仔仔細細服侍他吃完那頓酒菜，然後她洗去鉛華，換上一身素淨的衣服，垂淚對他說：「方才那個陳秀喜是你所認識的，我扮演她已扮演了卅六年，我的演技太精采了，令自己厭惡。現在這個陳秀喜是你不認識的，從今起我要做這個陳秀喜。」就這樣脫離了那個婚姻。

陳姑媽的日文造詣非常好，經常令日本人吃驚。然而她是個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詩人，每每因自己是個「語言的殘障者」而悲歎。光復後她奮力勤學中文，終能以自己的語文創作。一次，在日本參加一個國際詩會時，她拜會一位日本老學者，對方稱讚她的日語，她一語不發地提筆以短歌作答：「我的日語講得好是一種悲哀／我的故鄉被殖民過的傷痕還存在：：：」「對方大為驚異，立刻慚愧地恭坐

向詩人敬禮致歉。當今，有如此風骨的文人恐怕沒有幾位。

姑媽不說教，但她無時不刻不在教育年輕人。她陽台花盆裡有一株壯碩的蒲公英，很引人好奇。問她，說是她種的，她表示不解，她解釋：「是給來這裡的大學生看的，他們有很多人五穀不分，不知道蒲公英長什麼樣子。」又說，曾有大學生自告奮勇為她在花園除草，不幸連她種的菲菜也一併拔光。

與姑媽在一起的最後一個晚上，是我見到她最淘氣的時候。姑媽喜歡帽子，各式各樣的帽子共收集了三、四十頂。攝影簡扶育與我三更半夜在姑媽臥室裡看她展示她的帽子。她像小女孩一樣興奮地每一頂都取出來戴一戴，說一說它的歷史，調皮得令我們發笑不止。

那次別後，不幸，陳姑媽的健康便一直走下坡。最後兩封信的字跡尤其可以看出她的體力大不如前，心情也不那麼開朗了：

又瘦了三公斤，真的老了、老了。

像枯萎的葉子任風吹落：：：

我的身體一直不舒服：：：女婿是

醫生，但還是束手無策：：：

而我竟沒有再去看她。想到她經常在信末寫的「盼望快快晤談」，不禁欲淚。

4/27 (六) PM: 2:00~4:00

主題：男女的工作和家庭：攸關時間

報告人：徐宗國（國立中興大學社會系主任）

主持人：成令方

5/18 (六) PM2: 00~4:00

主題：婦女和社會福利政策

報告人：傅立葉（國立政治大學社工系副教授）

主持人：柏蘭芝

書報討論會預告



台灣女人組織的方向

從日本的女人合作社與女人人工會談起

王蘋主講

范淑貞·劉慧君整理

爲什麼要談女人的組織這個題目？

主要是我去年年底在日本參觀了兩個組織——女人合作社和女人人工會。我想把她們組織的型態介紹給大家，這兩個組織各有它不同的發展方式與策略，也許可以做爲在台灣做女人組織的參考。

女人合作社成立背景及歷史

首先介紹類似Sunkatsu Club 以下稱爲女人合作社，類似我們的消費合作社。根據此合作社的宣傳資料及訪問可以得到它的成立背景及歷史如下：

二次大戰後日本經濟起飛及快速都市化造成地理空間、環境及生活型態改變。商品趨向規格化、感官化以刺激購買慾；農業則使用大量化學肥料以增加產品的市場競爭力。經濟發展與都市化的結果，使日本付出了犧牲自然環境的代價。

日本當時勞工的長工時、低工資也是造就經濟成長的主要因素。一九六〇年代日本政府宣稱「大家一起來爲日本經濟努力，保證十年內工資可提高一倍」，十年之後工資是提高了一倍，但物價每年上漲百分之十，一般市民生活更加艱辛。

於是一九六五年，東京Sotokanda區二百個家庭主婦自行組織購買牛奶，以抑止物價狂飆，構成第一次集體購買行動。經由社區聯線購買整批的牛奶，使得牛奶從每桶20元降到每桶15元，以購買牛奶爲主的非正式小組織於是成立。這個以家庭主婦爲主的女人合作社，剛創立時成效頗佳，於是不少人加入。但也曾遭受其他商人之惡意中傷、打擊。

三年後，組織正式成立，會員超過一千人，並購買牛奶以外的商品。一九七一年，合作社直接向農場購

買雞蛋，這是首次直接向生產者購買。到了一九七三年，合作社開始生產產品，並建立自創品牌。

一九七八年是組織轉變之關鍵年，組織邁向建制化：在四個縣市內擁有據點；東京設立總公司；與當地酪農合作成立牛奶工廠及酪農廠，由合作社經營管理。

次年，首次有一位會員選上地方政府代表，此會員爲一家庭主婦。

一九八六年，開始設立相互基金，負責保險。

接著有三十位會員於一九八七年一次東京大都會地區選舉中選上地方政府代表。

到了一九八八年，已有十個縣市內設有分會。

一九八九年，另類諾貝爾獎頒獎給女人合作社，以獎勵其對於環境與和平的重大貢獻。

女人合作社之理念

主婦負責家庭開支，在物價狂瀾情況下，省錢是最基本且切身的。由省錢的基本策略開始，發展至後期轉變成對社會環境及生活整體需要的關懷。

她們的理念是反對經濟至上利益優先，並強調合作社的功能是去買東西而非賣東西，所以應由會員直接投資以減少製造者、消費者、投資者之間區隔劃分。

合作社由會員直接投資，凡入會者須繳入會費新台幣二百元，月會費二百元。會員並無紅利，離會時會費全額退還。合作社就是靠著會員之會費而日益壯大。

女人合作社經營方式

女人合作社的集體購買有三個特點：

一、預先集體訂購：

每月之前一星期填妥訂購單，透過小組負責人收集訂購單、上個月的貨款以及分發產品目錄、會員通訊錄，透過電腦連線訂購。

由於每月下訂單，生產者可以事先準備，所以產品保證新鮮。貨物由專職職員以貨車運送。

二、由班（日文可）負責分配及付款等事宜：

每個班由六到十三個家庭組成。

班負責人是由這些家庭自行推出代表。負責人一年一期輪流擔任。各地另設有分會，地區分會之上設有大會。

班負責人須參加大會，而且享有投票權與發言權，決定年度工作計劃與策略。

班的功能除了增進生產與分配效率外，也減少了許多中間費用，並且促進小組內分工合作關係，鼓勵每位會員擔任負責人，互相訓練自我管理之技能，通過社區性組織有效率地解決了問題。

三、產品的單一選擇性：

限制產品種類可以保證產品品質、增進效率、甚至可以對廠商做特殊的要求，例如訂購大量產品即可要求廠商不添加防腐劑，而且在合同上加強要求產品品質。而且限制品牌種類是爲了激發主婦的創意，例如只賣一種沙拉醬，鼓勵會員發揮創意，自行調出不同口味的沙拉醬。

工人集體的成立

女人合作社基於對東京城市化問題的關懷，擴展成立了工人集體，也就是工作者的聯盟。工人集體的功能是創造工作機會：如資源回收、小型企業、便當外賣、家務管理等等。

工人集體使得主婦除了家務以外可以發揮工作潛能和管理自己的企業，

使得以往只能擔任非技術兼時工的家庭主婦在工作上獲得較大滿足。

她們並因此轉向對環境的關懷，她們認爲凡是對人體或環境有所傷害的產品都不應該生產，所以發起肥皂運動，反對合成洗潔精污染環境。因爲與生產者直接合作，可以要求農家使用有機肥料，減少化學肥料用量。爲了象徵性表達對日本過去工業化造成惡果的歉意，合作社之柑桔類水果均向有毒中毒症病的農家購買。

一九七四年肥皂運動啓示了不少家庭主婦將廚房作爲政治運動起點。肥皂運動的訴求是減少會污染環境、引起人體過敏的合成清潔劑，改用自然肥皂。這個運動會經成功地拿下當地一家合作社商品架上的合成清潔劑，換上有機肥皂，並且透過組織性團體向地方政府施壓，也得到了三十萬人簽名支持，但是並未成功。

她們了解到此次失敗是由於本身並無政治經驗。因此開始在政治上尋求主動地位，因此才有一九七九年首次家庭主婦選上地方政府代表。並且用「政治改革來自廚房」的宣傳口號在另一次選舉中使得三十一位會員選上地方政府代表，引起全國注意。

女人工會的介绍

日本傳統工會基本上是由男性組成



女人合作社不但賣自己生產的肥皂，並發起簽名要求立法禁賣肥皂運動。
(王蘋提供)

，女性僅佔極小部份，如RENZO是日
本最大工會聯盟，女性所佔比率極低
。原因是工會是由全時工組成，臨時
工或兼差工不納入公司內工會體制，

在日本女性大多擔任臨時工或兼差工
之情況下，女人自然被排除在工會之
外。

傳統工會的考慮通常是以中年男性
的需求為優先，再來是退休前男性，
其次是年輕男人，最後才輪到女性的
需求，也就是說在工會內女性的需求
被列為最末考慮的。

由於兼差工與臨時工的工時常常超
過全時工，卻只有全時工的一半甚至
五分之一的工資，而且沒有任何保險
與福利。在這種情況下，才有自發
性的女人工會的成立，以保障不能進
入工會，以及在工會內不被照顧的女
性勞工的需求。

日本女人在工作上遭遇的最大困境
以育兒問題最為嚴重。公立托兒所每
天結束的時間是晚上六點，婦女必須
在五點以前結束工作去接小孩而無法
成為全時工。私人托兒所開放時間雖
然較長，卻大多未立案，而且收費非
常昂貴非普通家庭可以負擔的。這使
得女人很難繼續工作，或者根本不敢
生小孩。

我所參觀的這一個女人工會是設立
於一個女人組織之內，此女人組織
MSRD，一九九〇年才成立，主要的
功能除了諮詢服務，出版定期通訊外
，更將辦公場所設計成一個女人的自
由使用空間。她們雖然只有小小的地

方，但卻讓人感受到沒有層級壓迫，
人人均可進入的氣氛。在諮詢的服務
上，她們特別強調並不是給來諮詢者
一個答案，而是花時間去了解她的問
題，提供她一個思考的立足點去面對
自己的問題。

另一個在一九八七年成立的女人工
會，所從事的活動包括：支援和女人
相關的法律案件，提供電話諮詢，這
兩項服務多和工作保障有關；另外還
有社區的聚會，以建立女人彼此連結
的網絡。

女人工會的成立可說是另類工會或
另類女人組織，她們從工人的立場來
致力於婦女解放，是一種新的可能性
，但她們的發展較緩慢與辛苦。

討論部分

王蘋：從這二種女人組織，我們是
否可以來探討台灣婦運的組織方向。
像女人合作社這樣的方式，是從肯定
女人的既有角色出發，如女人是家庭
主婦，女人要照顧他人等等做為結合
的基礎；而女人工會則是質疑傳統的
男女分工，以及對父權體制提出批判。
李元貞：若以婦運多元化的角度來
看，女人合作社她們從傳統的家庭主
婦角色出發，用廚房經驗改變社會，
也許她們並沒有觸及結構上的變化，
但是在生活上、生產消費關係上拒絕

這種科學、化學物對生命的殘害，我想這是不同於我們直接投入社運，以改變婦女角色。這是婦運的兩條路，不過兩條路都有陷阱，若做得好，兩條路線都可以翻新社會。

崔梅蘭：我們仔細看，女人合作社其實不是女人本位需要，還是在服務她的家庭，她們之所以壯大是家庭的力量在支持。女人工會可能就不必，工會發展到極致，是男人受到威脅，女人會要求我一樣要是全時工，或雖是兼時，但若做到和全時工一樣的時間，不能只拿一半或五分之一的薪資。就長期女人組織發展而言，我想問的是，這二者是否衝突？若單純以女人主體的利益出發而組織，前景是否非常困難？或者女人合作社可以提供一個啓示，女人若把利益擴大與其他部分聯結，女人組織發展是否比較容易？

丁乃非：擴大來講，我覺得女人合作社不僅為家庭服務，而且整體社會組織並未受到太大挑戰。這是經濟體制能夠容納的，因為你還是在消費。基本上，這還是有利於整體經濟、社會狀況，甚至於有助經濟強勢、當權者建立良好形象。這些家庭主婦如果不在某一個階段開始思考她們和婦女團體的關係，她們是以什麼位置在做這些事的話，她們就會變成替政府處

理制度無法處理的社區問題、老人問題等。

崔梅蘭：當女人合作社發展得這麼大時，社會會給它很多支持，譬如頒給它另一種諾貝爾獎，因為它處理了很多政府、男人不能或不願處理的事。仔細分析，她們等於是為這個社會補破洞。因為補這個社會的洞，社會給予鼓勵，因此女人合作社可以不斷持續。可是女人工會的發展就不一樣，因為她們挑戰了體制。

李金梅：如果女兼時工要求至少一半於男子的薪水，這些家庭主婦的丈夫薪水就立刻減少，這些家庭主婦就和女工起衝突啦！

丁乃非：最好是這些家庭主婦聯合女工，甚至她們的丈夫一起罷工來要求老闆調整待遇。

成令方：問題沒這麼極端，有些家庭主婦在合作社做得很好時，她在日常生活中總會碰到問題，她後來發現這是女人共有而不只是家庭主婦的問題。我相信在參與組織時有些女人會突變，在這發展過程中有些衝突，但在某些階段會聯合，例如環保，女工和家庭主婦的利益是一致的。

黃毓秀：我的疑問是，為什麼每個社會都希望弱者去扮演這種道德示範角色？如果一群男人不為了利益，就這樣犧牲奉獻去提供社會服務，是不

可能的。這是片面的道德要求，社會把弱者捧得很高，但事實上貶得很低。

崔梅蘭：如果是男人做的話，他們會說社會生病了，社會需要改變。而女人做的話，就只說這些女人很偉大。因為男人本來就不該做這種事，若男人也如此犧牲，就表示社會病得很重，非改變不可。

黃毓秀：社會也不會容許男人做這種事，因為利益優先、經濟優先，男人這樣做會威脅到體制本身，讓女人做，他們會覺得好男不與女鬥，讓女人得一點甜頭就好了。但是如果男人去組織這種機構的話，他們不會以此規模為滿足，就會變成株式會社，到時就算是跨國非利益、反資本的作法，首先資本主義陣營就不會容許它存在。男人有他們的困境，他們要做道德的人是很困難的，不被允許的，而女人則被鼓勵。我的另一個疑問是關於家庭這個機制，這是從事婦運一個很大的困境。女人合作社鞏固了父權的家，而父權的家恐怕是對女人的自主性，對婦運最大的限制，但是去批評它，又會傷害太多的女人，因為她們二十四小時投入家庭，不忍心棄絕家庭。我想從女人的立足點來說，我們一定要從體制上來改變這個父權的家。

黃毓秀：父權家庭的本質就是其經



濟、整體利益都是服從於男性，事業

發展、收入來源皆以男性為中心，而且犧牲了女性。比如說，男人賺錢回家，女人拿錢交給合作社，看在這一點，就別去和男人爭權、爭財產了。其實如果女人要有尊嚴，第一個就是在經濟上、社會地位的獲取都得靠自己。即使夫妻感情很好，但若丈夫

病了或死了，便不足以保障你自己和家人了。所以女人實在沒別的路可走，就是要爭取自主權。可是女人太容易放棄、半途而廢。我會建議女性，不管托兒費多貴，還是要繼續工作，保持年資。我們的社會很奇怪，把撫養小孩的帳算到女人頭上，你要工作，這筆錢你要付。但是即使如此，損失這筆錢，你還保有資歷以及一輩子的事業發展，這比較重要，沒了丈夫才能繼續獨立生活。其實不僅是女人的利益，也牽涉到男人的利益。

成令方：父權家庭有千年歷史，我大概要再努力幾千年才能改變。

李元貞：父權家庭的問題應是婦運者的共識。但在策略上，應該是婦運團體主動和女人合作社這樣的團體聯線才有可能加速轉化。

聽衆：我感到有個困難，台灣婦女是否有盲點，她不知道自己是誰，既不對家庭主婦認同，做職業婦女問題又多，與其如此，不如由某種角色、

某種經驗出發而成為完整的人。

李元貞：我想日本人能夠在組織裡安身立命，而台灣人個人不願安於自己的角色，並把自己發展得很好，這種不穩定感可能和政治前途、政治問題的不確定性有關，這會傷害組織的穩定發展。

孫瑞穗：我覺得一方面是台灣戒嚴太久，一般人沒什麼組織經驗，另一方面以往我們參加組織都是由上而下的動員，成員認同和我自己本身的利益並不直接扣合。日本女人合作社給我們較大的啓示是，我們看到自己在結構中的位置，我們的利益在那裡。

聽衆：買到乾淨、品質好的廉價食品，對家庭主婦來講是很有吸引力的，她們可以直接要求品質，所以這種組織可以很穩固。

成令方：這種組織起先使她們獲得直接利益，但是後來會轉為另一種精神上的利益，參加組織運作，如開會、分送牛奶等社團活動使她們得到新的趣味。

丁乃非：聽起來很像是把家庭主婦的工作體制化、公開化，她們分工之後，可以只挑自己比較喜歡做的事，而丈夫也不會責罵，因為家務還是處理好了。

王蘋：這樣的活動，一定要有社區，鄰里彼此能夠分工。

李元貞：這對家庭主婦、職業婦女而言可以從家務裡解放出來。

王蘋：台灣的家庭主婦也會提出做為主婦面臨的困境，這表示她們質疑到家庭主婦的身份。

丁乃非：婦運和主婦的組織並不衝突。雖然傳統社會名義上把家庭主婦理想化，但卻是變相的貶低，非常不屑。如果家庭主婦聯合起來集體制度化，在行動上已經打破傳統主婦只是在個別家庭中的形式，而且要她們再把自己關回每個家庭，也不可能了，所以婦運和主婦角色出發的組織是一致的。

李元貞：她們一開始選擇基本身心需要的議題，開步時就獲得家庭的支特，但走出家庭就不會回頭了，這個手法很聰明。

李金梅：我想回到女人工會上。女兼時工一定也面臨到消費的問題，而且會更嚴重，但是女人合作社的成員和女兼時工之間的聯繫被各種固定的社會關係給區隔了，甚至是相互矛盾，因而可能無法聯線，女人工會在意識形態上可能是質疑傳統角色，但同樣和女人合作社的成員有消費上的需要，兩種組織是否成員有所重疊？或者女人工會會在低工資的情況下，如何解決這方面的問題而進一步組織是值得討論的。



我失去了孩子與工作

范淑媛給主管機關的公開信

范淑媛

李天貴：父聯會主席，曾與我聯名，向政府提出改善女性勞工權益的建議。但政府至今未有具體的改善措施。

丁啟祥：國政黨主席，曾與我聯名，向政府提出改善女性勞工權益的建議。但政府至今未有具體的改善措施。

因工作與生活壓力，本人曾於去年五月間因工作緣故導致胎兒早產而死的范淑媛，在產後後回到工廠上班，又被資方調至工作量更大的部門，以致身體虛弱無法負荷，而不得不自動辭職。這是資方迫害女性勞工最不人道的

編按：

原就職飛利浦竹北廠，於去年五月間因工作緣故導致胎兒早產而死的范淑媛，在產後後回到工廠上班，又被資方調至工作量更大的部門，以致身體虛弱無法負荷，而不得不自動辭職。這是資方迫害女性勞工最不人道的

手段，也是其一貫伎倆。飛利浦資方雖事後表示已縮短孕婦

原就職飛利浦竹北廠，於去年五月間因工作緣故導致胎兒早產而死的范淑媛，在產後後回到工廠上班，又被資方調至工作量更大的部門，以致身體虛弱無法負荷，而不得不自動辭職。這是資方迫害女性勞工最不人道的

本刊特地刊出范淑媛在流產後，因資方拒不負責，而寫給主管機關的一封公開信，她所提到的疑點尚未獲得全面改善，我們將繼續聲援范女士並擴大關心懷孕女工權益。

的困境座談會



范淑媛（右二）在「台灣女性勞工的困境」座談會中挺身而出（成令方提供）

長官您好：

我叫范淑媛，在飛利浦竹北廠上班，我的工作情形是這樣的：我工作的部門屬輪班制，我是負責彩色映像管的檢驗工作，每天要搬每個重五·九八公斤的映像管約30—40個。因機台設計的關係，時常發生腹部的碰撞，我常感身體不適，於懷孕三個月左右，到南門醫院婦產科開了一張醫師證

明（先兆性流產），於是把證明交了上去（又被退回），請求外調，但領班置之不理。後曾多次因碰撞與搬重所導致的不適，向領班與助理反應，請求改善，但領班竟在有次開會時拍桌大罵：「有事公司負責」。且助理也會對我說：「想調外線？再怎麼輪也輪不到你。」因工作導致的不適，呈報上去又得不到妥善的處理，只好



外籍女傭應否開放 再度引起爭議

△「外籍女傭應否開放」引起國內兩派婦女團體極大爭議。

以現代婦女基金會為首的九個婦女團體希望政府早日開放外籍女傭合法化，以其低薪資及勤勉敬業，來協助職業婦女處理家務，使職婦女在無後顧之憂的情況下，充份就業。

但婦女新知、晚晴協會等婦女團體

則認為，開放外籍女傭除了會引起種族衝突、社會、文化問題之外，並可能阻礙政府及社會尋求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法。她們強調，職業婦女所面臨的托嬰和家務問題，應該被視為社會所應承擔的責任，並應以下列方向著手改進：

1. 建立家務分工觀念。
2. 開發部份工時和彈性工時制度。
3. 建立完善的托兒、托老措施，培養專業看護人員。（自立早報，80年

2月27日) 減輕婦女家務育兒負擔， 有待企業設立托兒所

△行政院勞委會推動的「獎助事業單位設置托兒所、幼稚園實施辦法」，自去年十月公佈至今，沒有任何事業單位提出申請，究其原因，乃受限於「幼稚教育法」和「托兒所設置辦法」之相關規定。勞委會將和內政部及教育部協調，設法使事業單位辦理

常請病假與事假。

5月21日我哭著再度向領班反應，但領班說：「你不給我好過，我也不會給你好過！」忍住淚水，只好繼續工作。誰叫我需要這份工作呢？5月19日（星期六）我們孕婦代表會打電話給助理，說我們無法上夜班。助理說不能做主，要我們21日先上一天夜班後再看情形。就很生氣的將電話掛了！

我們21日祇好上夜班23—7點。上班後領班說，上面有交代22日改上中班3—11點。因生理上的無法調適，加上過重的工作量（中班下班後沒多久就有羊水破裂的傾向），24小時內

工作了16小時，太勞累而導致早產。

這項事實，讓我久久無法接受。現在出事了，當初領班所說的承諾呢？難道我就這樣白白損失一位兒子嗎？可知生下時，還有哭聲呢！難道懷孕後的多次人格受損是應該的？難道多次呈報所受的工作與精神壓力是理所當然？難道苦命人定要承受比人多一份的無奈？公司一點道義感也沒？我投訴無門，只好求助長官您！卻又不該如何著手，盼附上的疑點，您能替一名女工主持公道，感恩不盡。

- 一、24小時內工作16小時，對孕婦的殺力有多強？
- 二、妊娠中的屈辱與早產後的心痛，

公司能不負點道義責任？

三、出事後公司雖有檢討，卻是對日後的工作。對我所造成的傷害，卻說不負責。

四、我分明是早產分娩，公司為何只給產假四週？

五、另據勞工法規第49條：女工不得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間內工作。雖取得工會同意不在此限，但妊娠或哺乳期之女工不適之。

六、勞工法規第51條：女工在妊娠期間，如有較輕易之工作，得申請改調，雇主不得拒絕，並不得減少其工資。

范淑媛敬上
79.6.12



托嬰及幼教服務的設置標準從寬認定。
（聯合晚報，80年3月4日）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調查顯示，國內家庭主婦平均每天「做家事或育兒」時間為五小時卅四分，明顯地較其他國家長。而婦女勞動參與率為百分之四十五，較美日百分之五十以上為低。因此，似有必要縮短婦女處理家事時間，以釋出婦女勞動參與力投入就業市場。（聯合報，80年2月20日）

其他新聞摘要

△為慶祝三月八日婦女節，由婦女新知、晚晴協會、婦女展業中心、婦聯盟和基層婦女勞工中心共同主辦「婦女嘉年華會」，以演講、座談、書籍藝品展、跳蚤市場、音樂欣賞等多元化的節目，歡度屬於婦女的節日。（民生報，80年2月26日）

△行政院院會通過「兒童福利法」

修正草案，增列濫用親權或監護權者，法院得宣告終止其監護權或終止收養關係；並排除民法對兒童監護人選定的相關規定。（自立晚報，80年2月7日）

△台北市警女警隊將在今年婦女節，成立「刑事專案組」，專責偵辦和婦女有關的刑事案件，這是二十多年來，女警首次突破被社會大眾有限的勤務範圍。（自立早報，80年2月12日）

△台北市社會局將調整組織編制，設置老人科、兒童與婦女科、青少年科、殘障等專責單位，使老弱婦孺的福利更趨健全。（民生報，80年2月20日）

△為改變婦女在法律上的弱勢地位，婦女新知、晚晴協會邀集台北市律師公會，著手進行修法工作。內容包括民法親屬篇的夫妻財產制規定、夫

妻離婚子女監護權、婦女人身安全及兒童性虐待等。（中國時報，80年2月19日）

△勞支會、自立工聯、人權團體及各婦女團體在立法院召開座談會，從飛利浦女工范淑媛工作流產案，談台灣女性勞工的困境。檢視行政院通過的勞基法修正草案可以發現，我國國家政策及勞工法令，並未對懷孕婦女加以適當保護，亦未有鼓勵已婚婦女參與勞動市場的設計。（自立晚報，80年3月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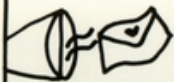
△詩壇暱稱「陳姑媽」的前輩詩人陳秀喜，昨天病逝，享年七十一歲。（民生報，80年3月26日）

△推行家庭計劃，台灣男性結紮不如對岸踴躍。在台灣，男性、女性結紮比例為一比十二；大陸則為一比五。（聯合報，80年2月6日）

舊雜誌想交新朋友



因倉庫不敷使用，本社特將一批過期雜誌贈與讀者，歡迎舊雨新知前來本社或來函索取。請附郵資
5本6元，9本12元，15本21元，20本33元。



我看白雪公主台灣篇

陳耿

3月9日，筆者觀賞了由控角度工
作室演出的「白雪公主台灣篇」，對
於女性運動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在
此，筆者僅就此劇提供一些個人的意
見。

首先就背景而言，劇中開宗明義的
表示為九十年代的台北，可見編者的
用意和企圖：但貫穿全場卻沒有表現
出後工業時代台北的風格，僅就政治
人物來類比父權體制，而將一切問題
歸結到原始的陽具欽羨情結——曾有朋
友對我表示對此難以接受。筆者則以
為，現今台灣婦女問題的癥結在於這
個看似平等而實則不然的體制，和這
個時代所標榜的科技理性和其再生產
的道德及真理。今日女性並非沒有機
會與男人一爭短長，而成爲打字機和
答錄機卻是絕大多數，如果此劇能夠
朝此方面多做抒發，必能更易切入整
個時代潮流。

此外，筆者嘗試就劇中對待關係加
以解析。此劇主要人物有四：國王、
皇后、公主、王子，其關係可粗分爲
四：國王與皇后，國王與公主，皇后

與公主，公主與王子。這四種關係分
別解讀於下：

國王和皇后在第一幕及第三幕可顯
明看出其對待關係，皆爲傳統中的型
式，不管是順從及反叛。國王及皇后
的形象也頗爲所謂的「正常」。只是
筆者就自己的認知認爲：若是第一幕
中皇后認爲生男生女必須由國王負責
，那麼亦是默認生女孩是個錯誤；若
爲皇后與國王爭辯生女孩有何不好應
爲佳。而劇中皇后的知識智慧，國王
如何看待？如果這是國王害怕其反抗
的理由，應有更強力之說明。

國王和公主之間可在第一、二、三
幕中看見。但若國王能解釋國王之位
所代表的權力、地位，和其透過摸骨
師表達出對女性智慧的懼怕，應更能
解釋爲何一個女性具有王者骨格竟是
剋父、剋夫之輩；公主在劇中並未對
其父感到抱怨，諸如教養方式等等，
這乃是筆者深感奇怪之處！若能發展
公主對國王之看法，更能使其劇中所
引發問題更具意義。

再就第一、三、四幕中顯現出來母

女對待關係而論，筆者在前段中認爲
第一幕中皇后仍是國王的共犯，第三
幕中欲脫離此樊籬，但第四幕中皇后
以巫婆形象出現，卻令筆者錯愕不已
，因爲與前段無法形成一道足以說服
人的邏輯！而所謂的蘋果內糖果，筆
者解讀爲所謂禁果之經驗，筆者至今
仍無法釐清這對母女之間的對待關係
在劇中是如何？只能主觀地認定其關
心對象不外國王和王子，並無獨特聯
盟式關係，也就是無所謂的女性議題
及觀點！

編者應是想用第四幕中王子與公主
的對待關係來解釋前三幕的現象，並
運用體裁上的倒錯，筆者戲稱爲「黑
馬公主」與「白雪王子」；但若能交
待王子及公主的個性，不管尋常或倒
錯，皆可烘托出整個編者所想強調的
陽具崇拜；而且若能交待公主及王子
間相互的感覺，應更能使後來王子所
謂的劍更顯其張狂及法西斯性質。

筆者對獻身此劇的人員仍要獻上最
深的敬意！如果上述有所誤謬，敬請
賜正。

正

立

式成

高雄「婦女新知教室」

高雄「婦女新知教室」已於三月十日正式成立。這是婦女新知基金會凝聚高雄地區婦女力量的起步，也是婦女新知基金會到南部地區發揚兩性平等觀念的開始。我們希望關心兩性平等、兩性成長、婦女問題、婦女運動的南區朋友，不分男女，一起來參與。

「婦女新知教室」已陸續展開親密小組討論與演講、座談等活動。四月份的活動如下：

4/13(六)PM2:00~4:00李元貞主講“新兩性關係”

4/27(六)PM2:00~4:00吳嘉麗主講“婦女新知”

歡迎高雄地區的朋友前往參加。

高雄「婦女新知教室」的地址是：高雄市九如一路458號13F，電話：(07)3841970 • 3844209
聯絡人：饒康弦